

## 細縫中的“聲”機

筆名 小魚

一個不完整的家—從小父親不知去向，外婆說母親為了家人，在懷孕時仍拖病工作，而醫生建議母親目前的身心狀況不適合懷孕，但母親堅持要把我生下來！而在我出生沒多久母親就因身體虛弱過世。外公、外婆接手了我跟姐兩人的生活，我感念母親的偉大，更感謝外公、外婆對我們的好！

無意中，外公、外婆發現我很安靜從不哭不鬧，常沒反應且寂靜到不尋常的狀態，外婆著急著抱我去醫院檢查，跑遍了各地醫院，做了不下百次的聽力追蹤檢查，方確定為重度聽覺障礙。外婆和家人難過的接受這殘忍的事實，帶我去特殊學校學習口語訓練。

對我來說，沒了父母的煩惱，給我帶來極大的影響！生活裡，我在窮困中掙扎，心中的孤獨，延伸了自卑感。『聽力受限』為我及家人帶來了“難過”的因子，家人不知如何幫我面對未來，在不得已之下放手讓我學習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困難，而當我遇到挫折，痛苦時，阿姨是我的

良師益友，她會鼓勵我、開導我。

在求學過程，從小就進入特殊班學習，成績也一直保持在相當的程度；國中時期經常參與手語比賽及童軍的活動，擔任班長、學藝長，替班上盡一份心力，覺得很光榮！進入高中前，記得阿姨曾說過一句話：『未來高中職的路，要靠自己去成長及學習，阿姨不會再拜託老師照顧你了。』阿姨眼光放得很遠，與其躲在羽翼下懵懵懂懂的成長，不如及早面對荊棘的現實路。

一路走來，我有比別人早熟的心智，對人事物有較細膩的觀察，全歸功於阿姨對我的培養，毅然撇下個人的擔心、疑慮，給我一個自由寬廣的翅膀，讓我提早適應在“高空中飛翔的危機意識”。



原以為大學校園是個死氣沉沉的地方；沒想到，所接觸的人千奇百樣，而教授、研究生比比皆是，他們平易近人，很快的打成了一片，師長們對於學問的嚴謹態度、追求知識的熱誠，繁忙的工作之餘，仍以學習新東西為樂趣，像電流般深深撞擊了我；先前的我，是如此的玩世不恭，如此的盡情享受花樣年華卻沒有去珍惜！此番景象像是醍醐灌頂，讓我一時有了覺醒。

在大學的學習裡，我該如何抓住知識的浮木？又該如何摸索適合自己的讀書方法？看著同學苦讀，想搶學分也不敢掉以輕心。而對於在無聲的學習過程裡，英文會話課，是大多數聽障者的痛處，然而這卻是我的強項。中度聽力的我，英文老師給我的是與其他同學不一樣的方法，除了把會話背起來默寫外，還要我把會話當成作業抄一遍才有成績，吃苦當進補吧！同學只要在課堂上背好會話，下課前，二人一組會話講給老師聽，就可以過關了，看同學輕鬆過關的樣子，我心裡實在有點「一」不起來，看著同學花十分鐘，我要花數倍的時間，心中實在難以平衡！

爾後；在課堂上，我會邀請伴讀生、手譯員翻譯、資源教室等相關措施的協助；有時會向同學



借講義、筆記，並運用自己的讀書方法苦讀。而聽障朋友們考上大學，大部份的適應不良是可預期的，甚至畢業出來後，在程度上與一般大學生是會有差異的，顯然的主要是「業精於勤，荒於嬉」造成了這樣的怪現象。當然也有真正適應不良者，我希望他們能積極尋找相關的協助使自己有所成長，我相信，當自己想要的同時，會產生一種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。

在聽障同學的身上，我常觀察到一些現象的是一是自信、二是自覺。這兩個特質是相輔相成的，若能把這兩個特質溶入與一般人的溝通模式上，會產生良性互動。大學是一個社會的小縮影，在這小社會裡，自己要如何發展，就要靠自己的自覺性，學習自我察覺並了解與其他人進退互動，慢慢的漸入佳境後，就會產生自信。然而語言雖是最基本的溝通工具，但仍可經由筆談、手語、e-mail、網上傳訊、手機傳訊等輔助方式達成溝通，最重要的是自己與別人搭起溝通的橋樑時，本身的態度如何？所以，溫良謙恭是面對人時不可欠缺的溝通態度，溝通是需要學習的，要有自我察覺的敏銳度。



在學校不久，虛心受教的地方還很多，當彼此發生衝突時，小媽老師都會積極邀請大家開會化解衝突，而從溝通過程中了解彼此的衝突點何在，小媽老師會教我們學習如何去專注對方，並了解對方的意思，相信這態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。任何具有挑戰性的活動或任務，我積極且樂於參與，並盡我全力去完成整個活動，我認為無論是多麼困難的事情，只要肯付出、肯學習，不論結果是成、是敗，都是我們居中學習的寶貴經驗，我也期望在自己的求學生涯中，擁有良好且愉快的人生經驗。